

嚴 謂 聲

爲什麼我做了基督徒

為什麼我做了基督徒

嚴謹聲

此篇原名「在新春親族餐席上的報告」。刊載於民國廿九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聞報茶話欄內。茲將其中所言。可為一般的參考。因另易題名。刊印單本。以就正於有道。

(廿九年六月卅日謹識)

各位尊長昆弟姐妹。避難來滬。本人謹屬地主。理應常來問候。但因職業所羈。未克時時親近。極深歉疚。今日乘春假之暇。聚餐一堂。萬方多難。無歡可言。席間無酒。亦非春宴。但趁此機會。聊謀暢敍耳。俗語有云。「我一天麻煩。請一回客。我一年麻煩。造一間屋。我一生麻煩。納一個妾」。本人性懶。又病胃。怕找麻煩。所以十餘年來。絕對不請客。亦絕對不作人之客。成爲有名不吃飯的人了。說個笑話。記得有首滑稽詩。說是。『不願人請我。不願我請人。但願人請人。頓頓都有我』。我請人。要破鉢。人請我。要回請。人請人而都有我。那末。我始終是一個只吃不會鉢的人。掙盡便宜。享盡口福。可是我呢。『不願人請我。不願我請人。但願人請人。頓頓都沒我』。人以吃飯爲樂事。我以吃飯爲苦事。所以我不願人家以麻煩加諸我。同時。我也不願意以麻煩加諸人。這是我所要說明今日並不是請客的理由。說到造屋。真够麻煩。往往有人費盡辛苦。用盡心機。大興土木。造起幾間房子來。等到新屋造成。那人也心血用完。不能及身享用。只能推說房子的風水不好。或者竟指木匠做了陰陽。其實何嘗如此。我呢自己從未造屋。但以前住在愚園路。在廿餘畝的桃園裏面。付的房租極少。而住的房子極好。這房子是新的。造好了沒有住過人。後來因為房子要拆。所以我搬走。似乎這房子全是由我而建築的。到現在。我還不能忘記這位房子主人的厚意。就是現在我住的房子。也如此。聽說。那時造的人。很費心機。而且每天去督工。造成了。他自己並沒有住。却給我享受現成的幸福。我真不知遇何能力。得此待遇。我惟

有滿心歡喜和感謝。再說到納妾這件事。也有可以報告的。我現在有四個女孩子。這是大家知道的。內子病肺近二十年。也是大家知道的。——說起內子的病。我也值得感謝。因為像她那樣同病的人。有許多都墓木已拱。而她還是很平安地坐在對過。笑嘻嘻地招呼諸位尊長。——在七八年前。她又懷了孕。當時她在肺病之後。又患過肺膜炎。經兩個有名醫生診斷。如果再要生育。決非母體所能堪。推有用手術將胎兒取去。當時我倆作了仔細的考慮。從一方面說。我們還沒有男孩子。如果再生一個男孩。當然是件未能免俗的喜事。而且從舊腦筋觀察。生男育女。是天天化。不致於妨礙母體。正不妨冒一下險。可是從另一方面說。兩個有名的醫生。既然如此判斷。我們對於科學的推論。不當有懷疑。我還對內子說。這件事。只能由我們兩人作主。不必徵求尊長同意。我料想到尊長是不會贊成用手術的。我呢。也明知一個女人。倘使爲了生育而死。決無人對他的丈夫加以責備。如果因施用手術。有萬一的不幸。必然會發生後言。可是。我覺得我不應該顧慮這些。我應當負責。就此決定進醫院。用手術。等到內子身體恢復之後。她屢次提出建議。勸我納一個妾。助理家政。而且繼續生育的責任。爲的我還沒有兒子。但我堅決拒絕這個建議。因爲我決不願意找尋一生的麻煩。我說。究竟我們是相信舊的呢。還是相信新的。如果相信舊的。那末。兒女是命定的事。命中有兒子。也早該有了。命中沒有。勉強去求。無論如何求不到。即使求到了。勉強生下了兒子是不大會有好結果的。況且我倆都是病夫。病夫的種子。怎能生出健全的甯馨兒。如果相信新的。那末。我們有的是姪兒。有的是人家不能教養的孩子。幼人之幼。即已之幼。且幼人之幼。人家滿心感激。不比幼吾幼。還會發生怨恨不滿。說是我們老了。可以享兒子之福。那末。女兒不是和兒子一樣。況且做子女像我們。也算相當有所成就了。究竟我們的父母。享受了我們些什麼。還不是有時還得受氣麼。上蒼既不叫我們擔負教養兒子的責任。我們又何必自我麻煩。如此。我又把可能有的一生麻煩卸除了。

我既不是請客。那末。爲什麼要邀請諸位來呢。因爲我要報告『爲什麼我做了基督徒』。我們夫婦倆是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受洗的。受洗以後。很引起社會相當的注意與驚奇。我雖不是大人物。或者所謂名人聞人。而且我最厭惡這些名人聞人的名稱。只是爲了我在上海。有了相當時期。接觸的人。也相當多。又是服務新聞

界。每天以文字和讀者見面。基督教是西方來的宗教。就教義說。切實而不高深。所以過去頗依基督教的。多數是學習實科的人。像做醫生的、做工程師的、在商界服務的。他們以前所受的。是物質文明的教育。不是精神文明的教育。物質走到了窮途。就需要精神的安慰。所以、與基督教一接觸。就得到解放。(精神上、心靈上的解放。)我呢。幼受庭訓。誦讀儒家之書。及長。又稍稍研究諸子學說。並對各種宗教。略知一二。人家以為我不走上宗教之途則已。如果走上。一定是個佛教徒。料不到現在竟成爲基督教徒。這也難怪人家驚奇。受洗以後。友朋間也有以此相詢的。我也相當地加以答復。但在親族當中。提起這問題的還沒有。這是我今天要自動來報告的動機。

我說。我是怕我麻煩的。然而怕我麻煩是消極方面的。我還想向積極方面。我尋快樂的途上走。國步方艱。民生困難。每個人應該處在憂勞的境地裏。我有何心肝。再尋快樂。只不過我所謂快樂。不是物質的。乃是精神的。因爲我一向主張。一個人應該快快樂樂地吃苦。不應該憂憂愁愁地享樂。快快活活地吃苦。乃是要興奮。要活潑。要打起精神。要張開笑口。去埋頭工作。一個人如此。一個家庭也如此。抗戰以來。每個人、每個家庭。都被愁雲慘霧所籠罩。他們本來有內傷。現在又有外患。百病齊發。自然要抵擋不住。但是、我以為病體的人。病體的家庭。決不能負起抗建大任。憂憂愁愁的單位。怎能樹起一個朝氣磅礴。有作有爲的集團。不過、要破涕爲笑。要轉憂爲喜。決不是空言所能濟事。必須注射一下新的、有力的興奮劑。這個興奮劑。就是基督精神。——博愛與犧牲。我爲了我尋快樂。也仔細考察過各種信仰的家庭。可是或者是散漫。或者是空虛。或者過份嚴肅。文或者過份浪漫。只有基督徒的家庭。才是活潑、團結、和愛。有真正的快樂與平安。

我的家庭。諸位知道得很清楚。我也可以老實承認。與其說是一個痛苦的家庭。應該說是一個快樂的家庭。但是在快樂中。依然免不了痛苦。我們的俗語。說是：『人人有難言之隱。家家有難念的經』。既有難言之隱。難念的經。這其中免不了有痛苦發生了。在去年八月間。上海出席世界重聲道德大會的代表回還。他們約我談話。——倒不是一定要我做基督徒。乃是我想新聞記者。希望我在重整道德運動的宣傳上有所努力。——他們告訴

我大會的經過。並重要的收穫。即是以基督的四個標準來各自衡量。各自省察。所謂四個標準。即是絕對誠實。絕對清潔。絕對無私。絕對博愛。簡單說來。是：至誠、純潔、無私、博愛。倘使每個人都能如此。一定能够有新發現。——發現自己的罪惡。罪惡發現了。必須需要洗滌。需要赦免。把難言之隱。都宣揚出來。把難念的經。都攤開出來。那時、自然而然地。步上了皈依基督的路。才與獲得基督的血來洗滌自己。獲得基督的愛來赦免自己。洗清了。赦免了。得到新生命。再從此以基督的心情為心情。基督的行為為行為。那時、行為上既不沾染浮濶。心情上自然充滿喜樂。打破虛偽。階到真實。得到了真正的快樂和平安。

我覺得幾位代表的說話是對的。他們的觀點。正合着我的心意。我因此決定走進了『基督之門』。我相信、我做基督徒。不僅由於衝動、或者感動。而是由於認識。在過去好幾年，有許多朋友向我說教、講道。只是所講的都是純宗教的。而這次我所由入的。乃是倫理的、心理的。純宗教的是情感方面的事。倫理的、心理的則兼含有理智方面的事。我既然決定了走上這條路。內子更力贊其成。因為她早有此志。且以我不能同走此路為慮。現在能够攜手同行。當然是喜出望外。在兩個多月以後。又因為其他的動機。我倆決定要即速受洗。恰巧幾位出席世界大會的代表中。有一位湯仁熙牧師。是我小學時代的英文教師。那時他用的英文教本正是『天路歷程』。在他的導引之下受洗。是最好沒有。他是清心堂的牧師。很感謝清心堂的各位長老。特別為我倆開了一次堂會。接受我倆的請求。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。為我倆施洗。從此、我倆就成為正式的基督徒了。

我倆做了基督徒以後。立刻感覺得無上的喜樂。以前所有的誤會、隔膜、不滿。都一掃而空。在基督的血裏洗了一個澡。真是清潔而又平安。我倆從此得到了新生命。實行起新生活來。在具體方面。可以舉出兩件事來說。第一、大家迎接著一個新的家庭主人。諸位如果光臨我家的話。一定可以看見家中懸着一方匾額。叫做『基督乃此家之主』。這個匾額。真可以解除許多家庭痛苦。——其實、我家對於這種痛苦並不。可也不是完全沒有。因為在家庭中。每個人都要爭作主人。這就是不平安的根源。有許多做丈夫的。以為我在外一天辛苦。為了妻子兒女而工作。賺錢來養家活口。看自己是一個了不得的重要人物。回到家中。只應該行使權利。享受幸福，

再不應該盡義務。相幫操作了。甚至脫衣服。洗腳。都要妻子服其勞。一言一動。稍不合意。就發脾氣。擺架子。行使他以為『丈夫應有的威權』。如此、家庭中就沒有平安和幸福了。又有許多做妻子的。以為『閑以外。君主之。閑以內。我主之。』丈夫儘管在外面做好老。到了家裏。却該由主婦作主。甯波人打話。『在外面。我（就丈夫說）怕誰。到家中。誰怕我。』於是絲毫不體諒丈夫的痛苦。儘是說氣話。鬧家務。打大罵小。搬弄是非。弄得丈夫連在外面做事都沒有精神。如此家庭中也就同樣的沒有平安和幸福了。還有、做公婆的。以為本人是『家之主』。好容易把兒子養到那麼大。娶了媳婦。而今兒媳們却連通起來。不聽話、淘氣。真是豈有此理。或者、做兒媳的。以為現在該是青年人的時代。老年人思想陳腐。說話囉嗦。真討厭。他們只應該吃飯不開口。做孽子種子。一切由我們來作主。如此這般。家庭也得不到平安和幸福。現在、倘使能够迎接了基督來做一家之主。原來在家庭裏要爭作主人的。此後只有服務。只有工作。大家放棄了『我是大好老』的觀念。試問、還有什麼爭執可言。自然而然的得到平安與幸福了。第二、大家建樹起一個新的追求目標。我們都是四十以外的人了。語云『人到中年百事非』。這話一些不錯。因為四十歲以上的家庭。好像冬季那樣。已經過了春天和夏天。接下來的。乃是秋天和冬天了。所謂發榮滋長。快樂活潑。都是過去的事。後來只有蕭索、寂寞、冷淡、和死滅。試問、這種景象。何等可憐何等悽慘。再說個有意義的寓言。說是：當初上天造物的時候。先造一個猢猻。這猢猻問『天帝』造我來作什麼用？『天帝』說、將來我還要造一種人。你們是給人們玩要的。猢猻聽了。十分不樂。就問：那末我要活多少年？『天帝』說。要活三十年。猢猻說：三十年給人玩要。太痛苦了。懇求『天帝』縮減。『天帝』應允了。減為十五年。第二、又造一隻驢子。照樣問：造我來作什麼用？『天帝』說、將來我還要造一種人。你們是要給人們騎的。驢子也大大不快。照樣問：要活多少年？『天帝』也說是三十年。驢子也懇求縮減。『天帝』又應允減為十五年。到後、『天帝』造出了人。人也問：造我來作什麼用？『天帝』說、你是最快樂還有了。既有猢猻可玩。又有驢子可騎。你可以享三十年的福。不料人生來就有貪心。覺得享受三十年嫌不够。沒要懇求『天帝』添壽。『天帝』也慨然答允。說、好！就再增加你三十年。其實、後來的三十年。是從猢猻和

驢子身上移來的。所以一個人在三十歲以前。跳跳躊躇。玩玩獵獵。騎騎驢子。非常快樂。所過的彷彿是春天。是夏天。從三十歲到四十歲。開始做猢猻。做驢子。倒還不覺得痛苦。(所謂做猢猻驢子。也就是『爲兒孫作牛馬』的意思。)一過四十。心境大變。一則夫妻之間。已過了膠漆時代。漸漸因爲生理關係。影響到心理。二則子女年齡漸長。也不是從前的千依百順。俗語說、五六歲的時候。父母是神聖。無論說什麼都是對的。到十五六歲時候。覺得父母也有不是的地方。到廿五六歲。竟覺得父母是完全不對的。一直要到四十五六歲。才重新感覺到父母的苦心。可是自己在四十五六歲的時候。往往子女恰恰在廿五六歲。從前自己違反父母。現在子女違反自己。感覺滿腹不快。三則一到中年。自己所追求的目標。差不多已成定局。譬如說、『二十歲羨慕人家的妻子。三十歲羨慕人家的房子。四十歲羨慕人家的兒子』四十以上。有的已經得到了。有的再也不能得到了。人生既然失去了追求目標。自然只剩下些虛空和悲哀。現在我們要返老還童。要把秋天冬天的景象。重新回復到春天夏天。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建樹起一個新的追求目標。這目標是什麼？是上帝的『天國』。上帝的天國是一個由『博愛與犧牲』交織而成的世界。有愛就有滋潤。有愛就有熱烈。有愛就有溫和。有愛就有發揚。滋潤、熱烈、溫和、發揚。這真是春天夏天的光景。博愛、無私的愛。無類別的愛。愛人如己。愛鄰舍也愛仇敵。這個新的目標。廣博而遠大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永遠沒有走完的一天。我愛人。人也愛我。我們愛人。人們也愛我們。這不是最大的快樂。最高的安慰麼？

我從『重築道德』的階梯。走進了『基督之門』道德運動的四個標準。至誠、純潔、無私、博愛。說起來也許不難。難就難在絕對。絕對者、絲毫沒有假借之謂。而力行四標準的第一步。首在『自己省察』。我那時，也會深深地省察過去。覺得自己的罪愆。真太多了。說謊和欺騙。犯了至誠的條規。盜竊——金錢的和名譽的——犯了純潔的條規。到處有個『我』。以『我的利益』爲先決條件。犯了無私的條規。心中有恨。甚至恨自己的兄弟。犯了博愛的條規。這四項標準。真彷彿是醫生的檢驗。誠實在於心。是個心的檢查。清潔、是血液和痰液的檢查。無私。是腦筋裏轉的念頭。所以是神經的檢查。博愛要胸襟寬大。所以是胸部的檢查。不檢查猶可。一檢

查就覺到處處有病。——精神上的病。其實精神的病。和肉體上的病更痛苦。許多人生了病。並不覺得。可是病根既伏。病象是必須發現的。不過遲了些罷了。我既發覺了自己的病。也就是自己的個人和家庭。不能十分之十快樂的惟一原因。那就不能不找醫生。醫生是誰。是耶穌基督。他有藥方。——新約舊約聖經。——也有看護婦和藥劑師——牧師、長老、教友、和為基督教工作者。又有醫院——禮拜堂。只要自己不諱疾忌醫。肯把病根、病情。詳詳細細地報告給醫生。是沒有不着手成春。起死回生的。

說起『自己省察』。原是進德修業的重要工夫。曾子說：我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。而不信乎。傳、不習乎。這是儒家注重『自己省察』的明證。只是有了藥。必須有服藥的方法。基督教有的就是服藥方法。這方法也可以分三點來說：第一點、是每天的省察。在重整道德運動中。對這一點尤其注意。即是在每天清晨起身之後。集合一家中的男女老少。化這麼半小時一小時。大家都安靜地坐着。——通用的名詞叫做『守晨更』。各人拿四個標準來衡量一下。看昨日所做的事情。有沒有錯誤。和應該糾正的地方再把今天應該做的工作。計畫一下。該如何着手。做到怎樣為止。在安靜中『聽上帝的吩咐』。因為那個時候。正是充滿着平旦之氣。有一個澄清的心。絲毫不沾染着情欲、意氣。那末所有主意都是天理。都是上帝的旨意。再讀些聖經。大家研究研究。這樣、非但在這一天中。不再有放肆邪恣的行為。而且家庭中可能的誤會與隔閡。一定能夠經過各自的省察。而完全消除了。第二點、是每週的省察。每一個禮拜。到禮拜堂去聽牧師講道。往往聽了牧師的話。會刺痛自己的心。使自己不安起來。這也因為自己的行為有了錯誤。那才會受鞭打。這又是給自己省察的好機會。禮拜堂裏不但講道。而且還有唱詩。唱詩這件事。在基督教裏是很重要的。基督教極注意音樂。恰合着我所主張的『要快快活活地吃苦』。記得我受洗後。曾經有一位朋友問我。說、你進基督教大概是受了墨子思想的影響吧。因為這位朋友。他知道我歡喜墨子。其實、那時我自己還沒有感覺及此。經這位朋友一說。倒把我提醒了。覺得這話實在是對的。因此我連帶想到一個人的思想行為。有時自己並不覺得。而旁邊的人。倒看得很清楚。這又是當局者迷。旁觀者清了。我對周秦諸子的思想。最歡喜墨子。最崇拜墨子。為的是墨子眞能够刻苦力行。倘使

拿墨子的思想。來和基督的思想對照一下。那末、墨子的『天志』。就像耶教的『上帝的旨意』。『博愛』。也就是耶教的『博愛』。不過最差異的一點。乃是墨子反對音樂。而耶教重音樂。墨子的反對音樂。是矯枉過正。認音樂是奢侈品。耶教的注重音樂。能陶冶情性。有移風易俗之功。我自己雖無音樂素養。却喜歡音樂。我想。一個中年以上的人。最怕是成了定型。現在大家直着喉嚨唱起來。美妙而奮興。那是何等天真。何等活潑。何等快樂。家庭之間。常常大小老幼合起來唱詩。當然能够把素來嚴肅憂愁的空氣。舒展和緩下來的。第三點。是每月的省察。每一個月。禮拜堂裏有一次『聖餐禮』。這聖餐禮說起來極簡單。而意義却很偉大。所謂聖餐。乃是一小杯葡萄酒。代表耶穌的血。一小片餅。代表耶穌的肉。牧師講說了聖餐的意義後。每個人都鄭重而安靜地喝這杯酒。吃這片餅。我們想。耶穌為大家。流了血。犧牲了身體。釘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末。我們還有什麼不可犧牲。還有什麼可以怨恨。假使有夫婦不和的。一領聖餐。他倆回去。一定和好如初了。假使有婆媳不睦的。一領聖餐。他們回去。也一定以禮相待了。乃至子女不能孝敬父母。兄弟間不能愛敬。朋友間不能諒解。只要他進禮拜堂。領受聖餐。沒有不感動過來。改變他的生活的。這是最偉大的省察方法。

出席世界重整道德大會的緬甸代表馬甯泰小姐。上月來滬。她常常對人說。一個人往往歡喜指責別人的錯處。其實。用一個『點人指頭』指點人家的時候。同時却有三個指頭指點自己。這三個指頭。乃是恨心、私心、權心。自己有了這三種心。才處處覺得人家的不是。所以即使人家犯了一種罪。可是自己却犯了三種罪。這話真對。我因此也連想到。一個人如果把大拇指翹起來。從前以為自己做大老的。現在使牠向上。請基督來做大好老。做我們的主。而我們呢。用對內的四個指頭。代表四項標準。來時時省察自己。那末。真覺得一切錯處都在自己。既經錯在自己。那對人還有什麼怨恨可言。

我真實看到。有夫婦反目。幾乎要仳離的。現在爲了基督而得救。重行和好了。有兒子丟棄母親。不去奉養的。現在爲了基督而悔罪。奉養有加了。有用通常責打罵的方法教訓子女。弄得天翻地覆。大哭小叫。仍絲毫沒有結果的。現在改用基督的愛來感動子女。收了極大功效了。基督真有能力。真能解除所有一切個人間家庭間

的不幸。我又見到許多基督徒的老太太。他們在人生方面的路已經走完了。現在爲基督而工作。刻苦、但是快樂。今日到這家。明天到那家。今日參加這個集會。明天又到那處祈禱。所談的絕不是張家長。李家短。絕不是趙家的媳婦怎樣。錢家的女兒怎樣。而是在靈性上有什麼長進。在聽上帝的吩咐上有什麼心得。大家想、這樣不是老年的冬天。她還在過着春天的快樂呢。不是基督的大愛。何能做到這一步。

最後、我還有一點要附帶報告的。就是『祀祖』這件事。祀祖在我鄉叫做『作饗』。我想、祭而豐不如養之薄。一滴何曾到九泉。說是祖宗要血食。要靠子孫化鍛箔去用。這種迷信。大概現在總不大會有了。但是祀祖的重要原因。爲的是紀念。說到紀念。我真慚愧。我的女兒在高中讀書。某次學校中叫她填寫三代的名字。她只知道父親的名字。和祖父的號。——是她自己留意。在遺像下面題字裏看到的。——可是祖父的名字。和曾祖父的名字。根本就不知到了。回來到我說。我真感覺到愧汗。想、每年作饗。依時祭掃。儘管叩頭化鍛箔。結果呢。紀念得連祖父曾祖父的名字。都不能教女兒知道。大家想、這應當不應當。所以我現在決定不用作饗的辦法來紀念。一定要另想其他紀念的方法。

在此十分苦難的時代。大家要在精神上勉力脫離苦難。現在、我個人、我的家庭。既經獲到了脫離苦難。走上快樂的方法。——而且、這方法是現實的。當然應該報告出來。貢獻給大家。真能大家共同走上這條路。那末、過去的難言之隱。難念的經。一起拿來放在檯上。用『基督的愛』來把牠完全塗抹掉了。此後有的是光明、博大、坦白、平安、快樂、歡笑。家庭成爲上帝的家庭。國家成爲上帝的國。個人也成爲上帝的子民。這景象真是不可言喻。不能描寫的。我現在還是一個初進的基督徒。資格極淺。可是所得的恩賜已很多。如果我說的話。大家聽了覺得對的。那是靈靈在作工。如果覺得不對。那是我程度太淺。或者說話的技術不够。還不能宣揚聖道。時間費得太多了。還求原諒。

(完)

2
662404

662404